

憲章錄

十七

憲章錄卷第三十七

成化十九年癸卯
至二十年甲辰

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 定給湖廣太嶽太和山香蠟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於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二月 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叅政 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祠舊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脩築海隄田獲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三月 陞都察院右都御

史戴縉為南京工部尚書 南京禮部左侍郎致仕

章綸卒贈禮部尚書謚恭毅綸浙江樂清人少好學
至老讀書不廢忠節炳然為世所傳誦云 夏四月

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
公墓沔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
縣有呂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頽圯乞脩治并賜
祭 上曰默考祭法凡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者則祀
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
淹經畧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
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脩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

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脩治於周公廟歲春秋
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
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五月 鎮守大同太
監汪直等馳奏有自虜中逸歸者傳報北虜小王子
欲糾率部落大舉復讐恐衆寡不敵乞將直舊所統
達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
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暑師難久戍計大同各
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
直所請姑勿許宜勅大同宣府等處守將合兵禦虜
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隄防且言京師武備

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之日邇來困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役詔可 六月 調汪

直於南京御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奏直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僨事

上降勅切責調直南京初直之出使有司追候不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且以待僕從皆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困卧公館孤燈熒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

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

測明發但得夫馬起程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

爲世戒云 秋七月 前兵部尚書余子俊服闋召

爲戶部尚書 命御史司馬堊提督南畿學校 八

月 應天府尹魯崇志卒崇志浙江天台人故僉都

御史穆之子平生少嗜好於人不苟合安分自守不

附勢以干進云 汪直有罪罷削王越威寧伯追奪

誥券編管安陸州兵書陳鉞二書戴縉錦衣衛都指

揮吳綬俱革職爲民工侍張頤致仕初越縉等諂附

汪直內外交結朋比爲姦勢傾中外翰林都御史科

道布按等官江朝宗年俸王崇之趙良張善吉方賓
沃頰馬文升強珍張銳王齊等皆懼其害至是公論
快之越濬縣人鉞獻縣人縉南海人順江都人山西
軍籍皆進士出身可爲科目愧云 命太監懷恩戶
部尚書余子俊閱視團營官軍不許私役隱占 調
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滇守內臣顧恆歲
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韶上
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
上爲恭不知凋傷國本爲害反大市舶內臣韋眷請
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船司爲造辦進貢之需韶上

疏減其半太監梁方弟錦衣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懼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皆涕泣如去父母云 九月 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爲翰林檢討獻章廣東新會人巡撫廣東都御史朱永等薦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謂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士比遂移文取至京欲考試授職獻章奏言臣以舊疾未平未能就試母年七十有九乞放歸侍養 上特授以翰林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方方言于上乃得受職

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槩開道無復故態楊維
新張弼輩皆贈言嘲議張元禎采以載諸憲廟實錄
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
豈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裕
等奏太監汪直偏信兵部尚書陳鉞錦衣指揮吳綬
之言報復私讐擯斥良善誣都御史牟侔謫死且累
翰林學士江朝宗遠調巡視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
王崇之強珍俱奏鉞遼東冒功致忤直意謫戍調官
給事中趙良張善吉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沃頰張銳
陳遵毅按察司副使王齊皆以忤直官校被綬文致

其罪或除名或遠謫今直等罪露前事已明乞復各
官原職召還 上以事已處分裕等煩擾各停俸半
年 冬十月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王時除名隨
居安陸時前威寧伯越次子也 太監李榮傳陞僧
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一月 太監
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爲名乘傳南行所至
縱暴橫索貨財搜取竒玩官民並受其害凡江南書
畫玩器之竒絕者檢括殆盡至蘇州府令生員抄錄
所謂子平遺集者衆以妨廢學業辭敬即令有司追
逮至驛中亂箠之生員趙汴等閔然攘罵數其擾害

百姓諸罪敬還京奏訴下巡按御史提問擬杖贖罪
奏繳從之 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

府選用乳婦爲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
止於本府所隸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東

垣王見湏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卧起
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
奏至 上謂見湏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
勅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依律斬之 江南

巡撫王恕疏奏太監王敬其畧曰近見內官監太監

王敬齎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

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豈期王敬動以朝廷
爲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
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梅冰梅蘇松常三府已
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
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松江
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
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
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銀幾
十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
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

金銀不知又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撥置舳舻相啣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詔差官校械三人下錦衣獄王敬段英克淨軍王臣伏誅中外雖稱快以爲敬等猶幸免云時常州知府孫仁爲王敬誣奏被逮恕亦奏釋之 吏科都給事中王瑞等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廢官之典也今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

布按二司則據撫按揭帖在諸司則叅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真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 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于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 按王瑞等所言是矣但內閣部院之恩怨則猶未之及也撫

按之賢者其揭誠有可據苟非其人鮮有不視內閣部院之意以爲低昂者唯內閣部院得人則恩怨不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 十二月

贈故禮科給事中林榮爲都給事中行入黃乾亨爲司副各錄其子一人爲國子生榮克正使乾亨克副使往滿刺加國封王航海遇風溺死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蔭予其官軍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陛脩撰謝遷爲

右諭德 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

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

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夤緣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覩英廟復辟之初懲曷忝間倖用者多率皆黜罷 皇上臨御之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冊書爲盛事天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弊端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之其畧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伏望命內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一審實明正其罪

以警其後奏入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
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甲辰

二十年春正月己丑朔星變地震勅諭羣臣同加脩
省指陳時政利弊 陞廣東右布政使陳選爲左布
政使陝西提學副使戴珊爲浙江按察使 械司禮
太監尚銘杖之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孝陵種菜銘
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籍其
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王瑞等奏
近蒙逐去東廠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
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爲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

爲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
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
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所
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
大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
榮等旣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
胥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 皇上早見而勇
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
宗社生民之幸也疏入 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
處置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萬祺卒祺江西南昌人

少爲縣學吏以善

命擢鴻臚序班陞吏部主事天

順初贊南城舉事陞郎中曹欽作亂以授大學士李

賢於難薦陞太常卿成化壬辰陞禮部左侍郎丁母

憂起復爲言官所論改工部丙申陞尚書管易州廠

柴炭尋加太子少保至是卒賜葬祭祺起自胥吏居

六卿之列且加宮保之任人駭物論一時大臣不能

執正科道亦噤不一言人心殊爲不平但祺爲人謙

約故得保全云 錦衣衛軍餘貴鐸擊筮聞鼓訴太

監尚銘因索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

用刑訊鞫備極慘毒索受賂金一百兩銀三千兩及

他竒寶事下都察院以銘已被罪去宜令鐸與其黨
對辨詔宗源已免死發遣銘賊已入官連坐者置勿
問鐸業巫祝家素貧與內局人匠凌安徐茂輩市青
紅石飾爲竒巧首飾器用託內侍親幸者以進互相
估直得利百千倍歲費內帑金鉅萬諸人暴富屋舍
服用窮極奢僭京師人多效慕之 二月 命戶部
尚書余子俊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兼
督糧儲 陞大理右少卿佶鍾爲右副都御史巡撫
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等關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
顥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三月 上親策會試

中式舉人儲瓘等賜進士三百人內蔡清邵寶儲瓘
王雲鳳俱有聞于世 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
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嚴毅清苦涵養體驗
慨然以斯道自任所著居業錄敬齋集 甲辰江西
新建豐城高安三縣大風雷雨雹壞民舍宇民多壓
死 余子俊奏比奉勅整飭邊備至大同宣府與內
外守臣會議邊陲所急保障爲先頃臣巡撫延綏嘗
議削山築牆建墩挑塹今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其
法行於宣大或可捐小費而成大功竭一勞而享永
逸條具事宜以聞 夏四月 陞河南南陽知府雍

泰四川成都知府毛松齡爲山西副使陝西慶陽府
同知李萼鄜州知州周寧爲山西僉事時余子俊奏
大同宣府二處倉場隔遠政務繁劇乞各增設官二
員督理糧草禁革姦弊因舉泰等可任用故有是命
陞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
山海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 命江西貴
溪縣重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 五月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王恕仍改南
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大同總兵官都督許寧巡
撫右僉都御史郭鏜鎮守內官蔡新下獄 上以去

年大同失機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新於午門前問
狀錦衣衛即遣人執鏜至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
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
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鏜降
四川射洪縣知縣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朱子四
書集註進呈命毀之仍遞回有司治罪唯以孟子馮
婦章士則之爲句亦人所傳云山東黃縣民李安
逃居京師大興縣陳留村村民田政等四人各有子
年十歲皆俏安闔以求進其欲自求進者安輒爲闔
之事覺刑部論安等皆當置之法因據近例自闔者

本身處死全家充軍以具獄上請詔李安違例爲人
淨身情實殘忍重杖一百發遼東鐵嶺衛充軍田政
等四人減死發遵化廠炒鐵三年其子俱發本縣嚴
督戶長收管 六月 右春坊贊善陳濟卒濟字伯
載常州武進人少穎悟與弟洽同游鄉先生謝應芳
之門旣長貫穿經史百家永樂間以布衣召脩大典
書成擢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僑居一室僅蔽
風雨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
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 南京兵部侍郎萬翼以
父安爲大學士乞改北部許之 秋七月 兵部奏

實錄卷三十三
三
泰寧等衛夷人欲從遼東開原入貢舊例三衛入貢俱從永平之喜峰口無自開原入之況今大同宣府屢報虜勢東向此地正其入寇之衝難從其請宜令遼東鎮守等官諭之俾循舊路從之 八月 余子

俊奏自古出師多用戰車今奉命督軍邊境大同宣府地多平曠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用車五百餘兩每兩用步軍十人駕馭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兩車之間空闕處以鹿角榨補之乞勅工部量運生熟銅鐵至大同造車一千宣府五百以備戰守 上從其議命速爲之子俊爲此車費用

不貲而遲重窒礙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歸于廢云 吏部尚書尹旻選觀政進士儲懽爲吏部主事懽以父老懇求便養改南京吏部尋陞郎中考察南官執政親戚不職者咸去之 授直隸蕪湖縣老人張禮爲繁昌縣荻港巡檢禮先後捕獲鹽徒強盜二百餘應得九品散官操江都御史白昂奏請實授官以示激勸從之 九月乙酉朔日食 巡

撫都御史葉淇奏山西連年災傷乞給太倉銀數萬兩以備賑濟詔發京庫銀三萬兩遣官齎付淇糴糧應用俟豐年徐議還官 冬十月 刑部員外郎林

俊上言太監梁方招權鬻貨貢獻淫巧引用妖僧繼曉以左道惑上建永昌寺傾竭府庫貽毒生靈請誅二人以謝天下命下俊錦衣衛獄杖三十降雲南姚州判官時欲建寺西市逼買民居數十家工役甚鉅二人勢方熾無敢言者俊上此章君子壯之從府經歷張黻上疏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為諱豈朝廷之福哉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益張讜論無隱詔責黻回護并逮于獄令杖三十調

雲南師宗州知州

陞翰林脩撰吳寬爲右諭德

十一月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其畧曰邇聞刑

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
爲林俊陳情亦蒙拿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
言者寔爲國家天下慮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
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
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
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於
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
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

鞏固天命可求保矣疏入留中先是太監懷恩諷兵書余子俊救俊子俊謝不敢至是恩見恕上疏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

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毋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將不容於公論故僞陳被恩以來每有納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 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

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凡加大臣保傅皆賜勅授之旻獨出傳奉又與杜昌同受命前此未有也 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瑛

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

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德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上曰韋瑛曩罪當死朕已從輕謫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爲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聞而快之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餽運事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安瓜洲充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

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十二月 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時山西陝西饑諭江浙等處願為僧道者輸粟賑濟給以度牒 大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廷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

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
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
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
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
請勅工部重臣選領諳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司
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脩築䟽濬 上命工部侍

郎杜謙率郎中蕭冕員外李濬往董其事 命陝西

耀州判官張善吉爲兵科都給事中善吉初爲兵科
給事中調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轉
聞於 上因得召見遂有是命士人耻之 命有司

憲章錄卷第三十七
歲祭巡撫廣東故僉都御史楊信民先是信民爲廣
東叅議以註誤去旣而黃蕭養作亂起陞都御史巡
撫其地招徠安集多所全活及卒廣人思其德相率
請于朝爲之立祠然歲時未有祭也至是聽選官廬
從愿等爲之請上特命廣東布政司歲於其忌日祭
之

憲章錄卷第三十七

憲章錄卷第三十八

成化二十

一年乙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
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
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
雷震地 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
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
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雲南姚州判官林俊
為南刑部員外郎師宗州知州張黻為南左府經歷
梁方等以星變謂俊黻禍由已作恐言者及之遽乞

內降復其官

初江西人李孜省嘗爲吏以賊敗巡

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當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還朝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正尋加禮部侍郎兼通政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僧繼曉李孜省等罪惡勸上

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

十事進士敖毓上言四事皆爲李孜省僧繼曉輩發

也疏入俱留中戶部主事周軫兵部郎中崔陞蘇

章各上疏皆言星變者因閹豎干政妖僧蠱惑援此

儉壬竄逐忠良所致䟽入皆不報 時言者漸及宮

闈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吏部皆不敢

推陞 吏書尹旻余子俊禮書周洪謨兵書張鵬刑

書張鍤工書劉昭右都朱英掌通政事尚書張文質

大理卿田景暘等以星變各條陳政事 吏科都給

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倖千紀大

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

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叅內官五六七輩

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竒巧

如梁方韋興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

福杜銘李本劉俊張鑿田景暘張瑄尹直李溫輩或
老懦無爲或清論不愜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
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
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 上批答曰
梁方韋興陳喜姑已之殷謙等令各脩省李孜省鄧
常恩降職繼曉革爲民 浙江道御史汪奎等言妖
僧繼曉結太監梁方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江南富
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
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方之罪取回繼曉追
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

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
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
恒之姪也有何勲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
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
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
司悉究以去冗濫 勅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齋
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以星變赦天下

兵書張鵬等奏邇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
以量減五府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
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

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爲去留俱下本部覆
議查自天順八年以前接晉已定者不復開具謹將
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
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
等官應否去留伏乞聖裁詔鵬等旣言地方有事鎮
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二月
復命戶書余子俊兼副都御史往宣府大同等處
總督軍務倉場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侯子俊還日各
仍舊 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岳等奏連歲兵荒
軍民困極今東作方興恐言者仍以脩邊爲事未免

動衆妨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
等以爲差官脩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令余子俊
至彼酌量處之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陳言有
曰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近者林
俊張黻蒙召復職繼曉亦被遣歸此固以彰天地之
量日月之明矣竊惟諸司之中固嘗有先林俊張黻
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肆術者宜勅
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降調閑住者悉令復
職仍許直言無隱及勅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嚴加
禁治如有奸妄巧技邪術之徒不許潛住京師敢有

藏匿者并罪鄰佑如此則崇正黜邪灾變可弭而協
氣交應矣詔所司知之 都督同知陳達卒達應天
六合人初蔭授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初賂結中
貴屢進都督同知天順初于謙遭極刑是時羣兇氣
焰可畏乃獨收謙屍斂葬君子取其一事云 三月
泰安州地震泰山動搖 禮部議覆南京吏部

等衙門應詔陳言內一事欲將各處納銀米監生分
送南北二監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
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學肄業滿十
年乃復監從之 夏四月 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

儒學 温州府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温台處三府人

民所產女子慮日後昏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
傷生壞俗莫此爲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
獨三府延及寧紹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
然宜悉曉諭如璟言 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
乃以昏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實
有司之責自後民間昏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侈
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着隣里舉首發戍邊方

閏四月 兵部尚書張鵬致仕 五月 順天府管

河治中陳翼以巡撫楊繼宗屢拒叅見不加禮遇訐

奏其平日諸過以爲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庠擅
停夫役有妨濬河皆當究治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
覆奏 上以繼宗執性旣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
除外任翼訐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庠恤民停役
置不問 改大理寺卿彭韶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順
天等府 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陳選具奏災傷未
報便宜發粟賑之 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
徭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宜悉俸
免 上諭戶部從之 番人馬力麻質貨海上詭稱
蘇門答刺國貢使韋眷利其珍竒許焉陳選發其僞

逐之 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慶
東謂將往蒲剌加市狻猊入貢所過震驚陳選上言
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
惟防玩好之漸寔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者珍禽竒賁
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
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
知奸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剋即如後
視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
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下
禮部覆奏從之 改總督宣大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令防秋畢始還京

六月

戶部尚書楊鼎卒鼎字

宗器陝西咸寧人正統己未會試第一廷試進士及

第授翰林編脩歷陞戶部尚書延綏用兵議欲預徵

邊餉鼎言黃河漢唐漕運故道三門而上小河可達

延綏者尚在請身督之竟沮于議不果居數年乞致

仕至是卒謚莊敏鼎初試禮部不第聞南監學規整

肅獨請就之竟爲祭酒陳敬宗所知在翰林迥然自

異及遷戶部亦執法不羣唯不寢開鑛一節有可疵

云 秋七月 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即以曩在

延綏曾脩邊墻事宜建議聞奏蒙賜允行適歲歉而

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
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
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
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
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
以告成工視昔延綏脩邊之費雖曰有加實一勞永
逸之功也 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予
俊欲以築墩責成於邊臣而以閱實付任於科道計
功筭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蓋不
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誼然不平蓋有自云 八

月已卯朔日食 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脩築墩臺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補作宣府來年脩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支以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擬于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料內摘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 韓王偕濬奏羣牧所千戶朱致魯祖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祖全一

百二歲俱正千戶致仕誠世之上瑞國之休徵乞賜
褒嘉以敦養老之禮以表氣化之盛 上曰老壽之
人禮所宜厚矧在一門尤不易得有司宜勞以羊酒
進全階爲宣武將軍賜米十石絹二疋 九月 大
學士劉珝致仕珝鄙薄萬安安聞積恨百計中傷一
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
劉珝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字乃御筆
也啓視之謂劉珝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
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珝必壞大事等語安等
佯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

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珣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珣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此云 冬十月 南京刑侍陳儼子杲乞恩爲國子監生不許再勅所司今後大臣子孫乞恩入監須審其父祖歷任久而政聲著者方許奏聞 十一月 陞廣東按察副使陶魯爲湖廣按察使魯以父廕授縣丞歷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撫按等官各爲具奏乃有是擢仍奉勅兼管嶺西道兩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廣東左

布政陳選奏據番禺縣知縣高瑤呈鞠犯人黃肆招稱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交結太監韋眷出海通番怙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鉅萬見在奏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勘報旻畏卷不敢詰問姑緩之 十二月 勅改太子太保禮書劉吉爲戶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詹事彭華爲吏侍仍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 京城外有軍民葉玘斬鸞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以爲葛巴刺枕假以爲西番所產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至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

憲章錄卷三十八
鞠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上曰律載發墓罪死况
取人髑髏市於人挾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
同當即誅之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以旱災免常州
府所屬武進等五縣秋糧十七萬二千一百餘石草
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包

憲章錄卷第三十八

憲章錄卷第三十九

成化二十年丙午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 兵部覆議惟揚巡撫劉璋所奏淮揚滁和四處產馬小弱許令納價廬鳳并徐州水草便利之地宜仍令納馬從之 二月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為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於運而京民為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脩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

於事雖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
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河南等道御史
朱欽等奏余子俊徃在陝西繕脩城堡䟽開河湟虛
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疎遠置諸六卿增其職
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凋弊之餘輒
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
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
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
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
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

警後䟽並入 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部
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
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
供給軍馬脩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
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上曰
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
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大子太保令致仕去

按嘗視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
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丘
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

難就緒向使其攜鎮河湟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許州知州邵寶躬課農桑教養兼舉

倣朱子社倉立積散法爲備荒計作興學校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讀書爲文之則正穎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立范忠宣公祠於襄城裴晉公祠於鄆城毀龍骨杖妖巫而許之風化蔚然改觀久之遷秩士民渡道號呼咸稱不忍父師之去立祠祀

之三月 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咨禮部官生蔡賓
等五人在南京國子監肄業已經五年乞放回本國
省親禮部覆請 上曰昔陽城在太學諸生三年不
歸省者斥之其即放歸以遂其定省之私 夏四月
封金玉二闕真君爲上帝遣少傅大學士萬安赴
靈濟宮祭之 太常寺奏靈濟宮金玉二闕真君祭

祀舊例俱用素羞近加封爲上帝宜用牲醴 上曰

今後遇朕誕辰用太牢致祭其餘如舊 五月 以

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文升等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
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

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奏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以章奏具書兵幾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戰者幾何常操者幾何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 上曰可 翰林

侍講尹龍除名并革其父旻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時東廠官校發龍諸陰事下錦衣獄旻而吏科給事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送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兼管糧運尹旻縱

子受賕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孜等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經歷張璲驟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污之跡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下之賢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之銓衡事旣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大彰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張璲王範于午門前拷訊明白革旻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爲民逮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至南昌卒時太監韋眷因選具奏勘問未

結知中官咸疾選乃誣摭選黨比高瑤 上怒遣刑
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
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褰令誣執公褰不
從行等阿眷執褰拷掠褰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
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
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
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
送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褰乃
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
魯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

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孑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柰何宋爰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韋眷橫行曾臆穢曠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頥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嚼臣今扶

同階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
非眷旣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
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
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
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
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
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
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振志
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
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

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
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
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懼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寃
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
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啣屈抑之寃長讒佞
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
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
自期潛脩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
者蓋篤行之儒爲己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
祀之 六月 六科十三道劾奏工部尚書劉昭心

懷奸險性復剛愎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
聲勢相倚子紳復比尹龍而夤緣陞官尹旻父子旣
已明正其罪劉昭父子亦合置之於法 上曰劉昭
不能謹慎以致物議是宜究治姑宥之 秋七月

調太常少卿劉淳爲柳州知府東廠緝其奔競于尹
旻父子也 致仕大學士商輅卒輅字弘載浙江淳
安人宣德乙卯鄉試又十年始登進士鄉會殿試俱
第一卒年七十三謚文毅輅簡重寬厚錢溥嘗爲禿
婦傳譏之亦不與較及除名得起黎淳以景泰中易
儲事專歸咎於輅上章攻之輅持之無異平時君子

謂其有大臣之量云 降翰林侍講學士焦芳爲湖
廣桂陽州同知先是芳與尹龍爲同官甚密會兵部
郎中鄒襲坐罪龍囑軍官奏保復職芳爲草奏尋爲
東廠緝知以聞下錦衣獄降調外任 八月 陞吏
部左侍郎耿裕爲本部尚書 九月 南京兵部左
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今南京米
貴民饑尚書王恕叅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拯濟
可見年老無爲革太子少保亦令致仕盖恕屢有諫
疏忤旨留中不下故及之 調司經局洗馬羅璟爲
南京禮部員外郎以璟與侍講尹龍有舊故責及之

然亦由其鄉人欲謀侍東宮講讀而璟適至囑李孜
省爲之也 陝西武功縣民王瑾等因歲饑荒行旅
就其家憇息者輒殺而食之雖婦人亦執刀相助前
後死者甚多巡撫官奏發其事命皆依律處決仍梟
首示衆是時民饑無聊如瑾等者比比不能悉奏也
工部主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
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
革去太子少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
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
近之臣竊見一時六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

以愆爲社稷之臣則愆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
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以竟其用上以純出位妄
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部降調爲貴州思南府推
官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李孜省爲之
也刑部左侍郎何喬新等以播州宣慰使楊愛爲
其兄宣撫楊友訐奏奉命往勘因奏播州古夜郎牂
牁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歷五代宋元
至今子孫承襲雖慕華風而頑獷暴戾終爲夷俗今
友因家財不均奏其弟愛奢侈淫暴妖言等事命臣
等往勘使監候處治竊惟楊氏據有播州五百餘年

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之以
不治也今欲以友愛之事勘問監候則夷人驚疑互
相扇誘恐生他變宜提二人面對虛實即省發聽候
免其監禁爲便從之 勅兵部左侍郎尹直爲戶部

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 冬十月

調吏部尚書耿裕于南京禮部改工部尚書李裕禮
部左侍郎徐溥于吏部溥仍兼學士 復建大永昌

寺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

寺亦隨廢至是梁方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侍杜謙

等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素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

妻因請以宅獻而託方請襲侯方言于上而許之
既又市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
矣加大學士萬安少傅劉吉少保進彭華禮部尚
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仍兼學士俱在閣
辦事司禮太監懷恩歎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
無人矣十一月更定會試取士南北中卷額數

十二月戶部尚書劉昭罷初昭子綺納粟授錦
衣千戶例不得管事劾緣典司鑿輿至是事覺綺下
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貪名素著穢德稔聞
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重究姑從寬革去太

子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爲民 太監韋泰傳旨降廣

西橫州知州敖毓元爲縣丞調雲南邊方初毓元爲

進士時以星變言時政辭甚激切疏留中不出後循

例放歸至是就選得橫州未幾復有是命 內官熊

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

人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求索財貨杖死人命河南三

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

是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爲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

錦衣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罪

有差 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充

淨軍黃鉞等撥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 辛亥萬妃卒妃山東青

州諸城縣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州生妃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命侍 上於青宮上即位遂專寵皇后吳

氏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

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

暮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勤汪直

梁方韋興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

弄兵構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

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

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塋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 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知府初守隨爲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噉之及守隨來朝乃讒于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部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聞毋憂起復無缺添註管事奏入 上曰守隨旣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二月 禮部奏成化二十二年天下鄉試錄文多乖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奎等追奪聘禮令御史究問蓋教職多非有學識之士聘以典文罕稱其選云

旌表直隸桐城縣陶氏四節婦之門 三月 內閣
學士彭華乞致仕許之李汝省用事實華囑使之尚
隱而不露其後汝省敗人始知所自云 上御奉天
殿策試舉人賜費宏等進士三百四十九人內吳廷
舉傅珪王鴻儒鄒智楊廉石珪皆有聞于時 夏四
月 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宣妻王氏妬悍杖殺
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
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各擬合坐者律宣贖杖仍致
仕 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
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上皇太后微號 五月

工部尚書謝一夔奉勅代杜謙督造大永昌寺 詔
亢旱踰時田苗枯槁已嘗寬恤刑獄除示合行事宜
內外衙門着實舉行 改紹興府知府袁清于鄖陽
府先是清爲刑部員外郎勘事浙江陵轍藩臬比還
得紹興懼不敢往奏乞改任至累章不已吏部奏清
側媚狡譎猖狂妄誕由郎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
今乃假以微嫌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清錦
衣衛獄旣而有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乃調鄖陽
先是清阿附萬安通同太監郭閏挾勢造言讒害良
善吏書李裕特遷清紹興而清不欲往累干安閏囑

裕裕不從安乃邀尹直爲援直囑李孜省爲之忽得
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報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
標回其意蓋盛贊孜省之得君也 謝一夔卒 夔

字大韶新建人天順庚辰狀元授翰林脩撰歷官工
部尚書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妄費以足財用之疏故
以來昌寺難之辭疾不允遂憤懣卒一夔平生篤於
友義初舉會試第三定尹直所取而終身以座主事
直直與李孜省通一夔不爲崖異而中實介然也後
都御史閔珪之調人謂直爲之而鄉人有忌一夔者
纂脩 憲錄遂併入云 六月 以災傷免陝西西

安等府州縣臨洮等衛糧十八萬六千四百餘石

雷震南京午門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弼松江人

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音節偉行舉進士歷兵部郎

中數以直言忤尚書張鵬出守南安平徭賦息詞訟

表章先賢折毀淫祠鑿梅嶺險梁橫浦崩湍而居者

行者無不謳歌樂頌六年不調以病乞歸民立生祠

祀之 秋七月 召致仕左都御史余子俊爲兵部

尚書旣至加太子太保初子俊巡撫大同被論落太

子太保致仕至是起用復加原官 少傅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萬安以一品官浦九載

詔陞少師兼職如故降勅獎諭之 八月 庚辰上

不豫 甲申 命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殿文武百

官朝皇太子如常儀 夜金星犯元宿 戊子上大

漸召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

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 己丑

上崩壽四十一遺詔諭文武羣臣 九月 壬寅皇

太子即皇帝位 詔赦天下其以明年爲弘治元年

詔奉冊寶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

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李孜

省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

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革職
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
等以附李孜省也 冬十月 丙子五更有大星飛

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
馬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上䟽言星變見於朝
廷盖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
當白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
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恬

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

貞可仕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
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
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
者陰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
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
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
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疏上不報除進士李文
祥爲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
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謂已使弘璧延欸
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

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啻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
輒斥且詈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鶴中書舍人吉人等
數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䟽請
一權立法進賢絀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
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
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着歷練遂
補咸寧 壬午奉憲宗皇帝梓宮葬于茂陵 詔集
議祧廟國朝自德祖至英宗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
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議少
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

予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
之契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
可比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
取于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
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
今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爲
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
于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禮部尚書周洪謨及侍郎
倪岳議以爲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尊

親之意哉國家自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
后稷 太祖 太宗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懿祖而
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於太廟
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
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
之 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
物於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 仁祖以
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於西第四室每歲暮
則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
祫發之禮 上兩宮尊號皇祖母周氏為聖慈仁壽

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

召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懷恩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閣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

書禱新文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
南京雖陞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
位如何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以少詹事楊
守陳爲吏部右侍郎召直隸巡撫彭韶爲刑部右
侍郎十一月尊謚聖母淑妃紀氏爲孝穆皇太
后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
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太后享
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
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
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

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
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 上

從之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
復不共戴天之讐當時眡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
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眷
屬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
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慰之曰此
事只宜寬處共與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安
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訪

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
李爲紀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 上孝思不已念吳

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 萬安罷先是安

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
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朝側
目 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
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

術 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䟽一篋皆房中術也悉

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

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

懷恩復以章䟽至閣示安每展一䟽安即跪泣乞哀
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
索馬歸第初安又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
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
無耻如此尋卒猶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
部侍郎孫弘璧爲編脩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數
萬皆爲妾媵子弟僮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以吏部

侍郎徐溥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
補擢禮書掌詹事府事 十二月 尹直以科道交

劾其阿附李孜省乞致仕去 以南京刑部員外郎
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
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
俊按鶴慶命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諸淫祠三
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脩之 以劉健爲禮
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兵部尚書致仕
王竑卒竑字公度江夏人初爲給事中當郕王監國
猝王振黨錦衣指揮馬順殛之歷都御史尚書聲望
益重平生守正嫉邪人知嚴憚惜不能盡究其志云